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

FROM EAST TO WEST

走向世界丛书

主编 钟叔河 曾德明 杨云辉

岳麓书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走向世界丛书

主编 钟叔河 曾德明 杨云辉



宋育仁 泰西各国采风记

穆易 校点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西各国采风记/宋育仁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6.9

(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主编)

ISBN 978-7-5538-0663-1

I. ①泰... II. ①宋... III. ①西方国家—概况 IV. ①D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614 号

TAIXI GEGUO CAIFENGJI

泰西各国采风记

作 者:宋育仁

校点者:穆 易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贺红梅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

字数:178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978-7-5538-0663-1

定价:40.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泰西各国采风记封面

泰西各國采風記書影

光緒丙申五月
袖海山房石印

泰西各國采風記書影

附紀程感事詩

翰林院檢討宋育仁撰

浮海至巴黎紀程百韻

乘潮出黃浦發夕泛海流表裏懸明月空水蕩悠悠梵言喻塵海
茲岸號南洲佛書喻塵世為苦海喻成道為彼岸今西書稱亞洲者佛書稱為南瞻部洲海為南海伏龍起
羣島靈山如可求出吳淞南行入浙境望見諸島西名果臘浙江
南入海名邑落荒陬招寶對虎蹲出沒若沈浮嶺左為招寶名山對
虎古來限窮髮掌固有時修道光始通津遠航歛來遊英吉利商
船船艤海到中國泊招火輪飛海水五口遂通輶適越昔趨庭登山
寶山時未有火輪感目涕沾襦同治初先君官鎮海季時余年
望此邛廿年如隔世感目涕沾襦始數齡曾侍遊招寶山望虎蹲
至今廿月落四暝陰衣濕風秋秋日出霞光曙平明見泉州災風
餘年矣舟南行偏西二十七度過福建泉州境入港
赤道來三日到汕頭望見海道諸山行赤道下天氣漸熱

附紀程詩

走風記第一

政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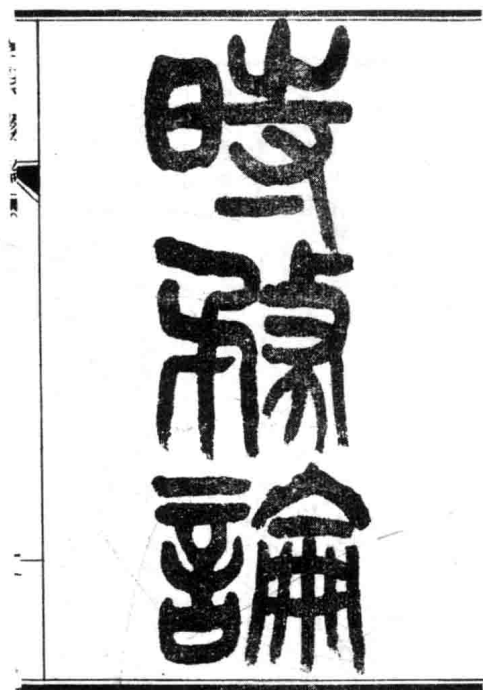
駐英二等參贊官翰林院檢討宋育仁編

西國分三等。有帝國。有君主國。有民主國。君主國亦稱王國。侯國。英國自古相傳為君主國。後開印度。君權特重。故稱大英君主。五印度皇帝。法國舊亦君主。嘉慶間。拿破崙第一創霸歐洲。自稱伯理璽天德。譯義為總統。旋與俄約。俄為北帝。己為南帝。後兵敗虜置窮島。稱帝號不就。先是羅馬統一東歐。稱皇帝。迨羅馬衰。而日耳曼沙釐曼王繼起稱帝。皆由教皇奉冕推立。拿破崙第一既收服日耳曼列邦。與教皇相倚重。浸浸稱帝。道光間。拿破崙第三踵故事。復稱總統。尋敗於普魯士。易為民主。普本日耳曼列邦之一威廉第三中興為日耳曼列邦盟主。既破法進號德意志皇帝。當日耳曼皇

奪於人以為己有之地。如因利於己而欲守之。是與彼同為剽盜也。至奪人地之君。至此國已非其有。權將何所麗。公法謂憑國權而入公其詞自枝。又焉能斷。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傳汶陽之田魯之舊也。穀梁傳於齊。緩詞也不使盡我。也。春秋嘉晉之返齊侵地。明不奪人之義。而汶陽本魯舊田。齊不應先奪魯田。故加於為緩詞。以例正比反比。則公法此條所謂新君所奪者不當奪其地之新主。雖能守亦不當守也。此獄易斷。而公法如此依違。故曰夫禮者所以決嫌疑。定猶豫。明是非也。

二十年十月方著公法駁正未成。倭警日甚。遂輟業。明年還自歐洲。十月檢行篋。記載付印。惟此類未完。舉所已成。附入見例育仁記。

泰西各國采風記



时务论书影

時務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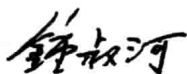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宋育仁撰

與議政者言復古則羣鳥舌橋而屹且迂笑之與議政者言救時庸者曰幸相安於無事諛者曰天下治安久矣蓋勝前古非所得而議夫言治者觀於目前之效則易明也今內則國藏空虛民不安業會匪潛結伏莽之戒屢起近三年之間前後以十數雖旋即撲滅而滋蔓已深外則先亡琉球旋失緬甸印度近者法奪我越南英人進規藏衛朝鮮叛而外圻俄坐收帕米爾地千里藩屬侵削殆盡外國富強中國貧弱不可以言治我欲無事彼屢生釁不可以為安於是習於夷者未聞治道欲一切易中國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稱其法不師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財力以從事海防洋務未收富強之效徒使國興聚斂而官私中飽此不揣本



书影

丛书新序□



二〇一三年十月

“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只收晚清时期 from east to west（从东方到西方）的记述，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才需要面对走向世界的问题。

纵观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决不是什么地区性和阶段性的活动，而是不断出现在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并与之同步的历史现象。一百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一万年前，又从亚洲进入北美洲和大洋洲，就是在不断地走向世界。

从有史以来的文献、文物看，三千多年前的《奥德赛》和《出埃及记》，说的是古希腊人和以色列人走向世界——走向地中海和巴勒斯坦。两

千多年前的《史记》和《汉书》，写了张骞和后来汉朝“益发使”走向世界——曾走到罗马在西亚的边陲。一千三百年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七百年前的《马可·波罗游记》和四百年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下了阿罗本、马可·波罗、利玛窦的 from west to east，这和 from east to west 一样，都是在走向世界。

人类曾因地理、种族、制度、意识形态等因而互相分离，甚至隔绝。夜郎国的君长初见汉使时问：“汉孰与我大？”当是时，夜郎的世界僻处黔西，其“大”可知；连夜郎都未入版图，则汉之“大”亦远不如今之中国。但人为万物之灵，为了求生存谋发展，总不能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总会要想方设法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于是，汉要“通西南夷”，要前往原来“道险终不能有”的夜郎；夜郎要问“汉孰与我大”，要想改变原来“不知汉广大”的状况。由互相隔绝变而互相接近，互求了解，这就是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无论是自己走出去还是让别人走进来（总比让别人杀进来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从总的历史进程看，用大的历史眼光看，

都有利于发展，都是一种进步。对汉朝来说是如此，对夜郎来说亦是如此。两千年前是如此，两千年后亦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时是如此，如今来继续编辑出版这部丛书时亦是如此。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七十年代的中国，虽然仍称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却早已“超英”，正在“赶美”，但走向世界的路还“漫漫其修远”。时至现代，走向世界当然是要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也就是要高度现代化，全盘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已经“化”出了很大的成绩，而我们的管理现代化，我们的服务现代化，我们的制度现代化……要走的路的确还很长。

现代人走向世界，首先要使自己成为能接受全球文明，有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有世界理想的人。“走向世界丛书”杰出的作者，如郭嵩焘、黄遵宪……又如邹代钧、金绍城……他们看到的新技术还是德律风（送话器和最早的手摇电话机）、火轮车（蒸汽机车）……我们如今却已经用上了智能手机、坐上了波音飞机……但在思想层面上，我（不敢称我们）反省自己的世界眼

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识的某些方面，比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郭、黄他们来，差距实在还不小。在这方面，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这方面，要走的路就更“漫漫其修远”了。

五年前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世公认，它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大标志。它的口号：

ONE WORLD, ONE DREAM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也应该是现代人走向世界的志向和目的，是我们继续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志向和目的。

丛书原序□

鍾叔河

一九八〇年七月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乃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喷气式客机的时代，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像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

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信的资料，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像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阴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同外界隔绝的古老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人们称林则徐和魏源为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首当其冲，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将异国隔离开了。

过去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